

王瑛：一步步，从田间巷陌走进文学殿堂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刘颖颖 实习生 朱玺文 图/唐德荣

2022年，从幼儿教师岗位退休的王瑛，穿上灰蓝色工装，走进东莞虎门的一家新楼盘，成为一名清洁工。她一边做保洁，一边写作：“我们只是拖地、擦地板、擦阳台，这样的生活，比灰尘还陈旧……灰尘进入房间，随便到哪里都是一场降落。”

2025年初，这些文字变成铅字，5万字的纪实散文《清洁女工笔记》在文学期刊《作品》刊发。王瑛用质朴自然的文字，记录了东莞清洁女工的生活现状，塑造出大量鲜活、真实的“小人物”形象。这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“奋进新征程、书写新史诗”重点扶持项目，预计今年内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。从四川内江来东莞的第17个年头，王瑛的“文学梦”结出了累累硕果，她的散文新作《翻转的村庄》(节选)刊载于《花城》杂志第三期。在这部回忆故乡的作品里，王瑛讲述了四川老家柿子湾亲人的命运、村庄的风物。

在中国当代的文学版图上，越来越多像王瑛这样“不起眼”的普通人正用自己的笔描写日常生活，一部部带着汗水、尘土与烟火气的作品，从田间巷陌走进文学殿堂……



壹 在东莞找到人生目标

羊城晚报：您是哪一年来东莞的？

王瑛：我其实来过东莞两次。第一次是2006年，朋友介绍我过来做保健品，主要面向本地人，但是我没有说粤语，所以来就回去了。第二次是2008年，四川发生了地震，朋友在东莞帮我找了一份幼儿园幼教的工作。当时带着400块钱，

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东莞，一待就是17年。刚来的时候很不习惯，经过一段时间，慢慢适应了。

羊城晚报：开始来不适应，为什么一待17年？

王瑛：这边人气很旺，周围有很多工厂，能看到很多年轻人。这里的节奏是高速的，我喜欢这种快节奏，因为感觉每

个人都在忙碌，很有创造力，感觉自己也被点燃了。孩子是最干净、最纯洁的存在，诗人是长大的孩子，所以，和孩子们相处对我来说不是烦恼，而是快乐。

羊城晚报：您认为东莞的文学氛围怎么样？

王瑛：真的很好！东莞文联、协作的人，都非常热心。我记得大概是2013年，我来东莞

的第五年，当时一直想找东莞的文学会组织，但是一直找不到。有一天路过虎门报社，机缘巧合就进去了，遇到虎门文学会的王会长。我跟他说了我的想法，就顺利加入了，东莞文协有文学活动他们都带上我。东莞虎门是我成长的地方，也是我找到人生目标的地方，我对这片土地充满感恩。

羊城晚报：您是怎么看待“新大众文艺”“素人写作”这些标签的？

王瑛：我认为文学是无界的，每个人都有资格也有权利去写作，只要他有这份感情和热爱，只要他关注生活、生命，都可以写。至于能不能写好，那就取决于你的阅读积累和写作能力了。

羊城晚报：跟科班出身的作家相比，写作时心里会感到自卑吗？

王瑛：自卑倒不会，但是确实有自己的局限性，尤其是遣词造句，有时候我想表达一个很深刻体会，但总找不到精确的语言，表达不出内心的感受。后来我发现，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，更多是经验的问题。当你只靠想象写作的时候，没有真正深入生活，没有亲身体验过，是写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的。

当我真正深入到生活中去，写作就变得很顺利了。就像我写《清洁女工笔记》的时候，从2月28日开始记录，到8月29

羊城晚报：您的写作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王瑛：大概是在学校读书时开始的。初中的时候，老师会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读给全校的学生听，这激发了我的写作兴趣。

初中毕业后就没上学了，但一直没有放弃阅读、写作。一开始反复看语文书里的

贰 “要过得和别人不一样”

文章，后来，帮我二哥带孩子，他家有很多书，比如《内江文艺》《沱江文学》之类的杂志。那时候我看了很多书，也继续写作。

一开始，写作就是随意地记录。后来，有朋友看到《沱江文学》在招生办培训班，我跟着进去，就这样开始写作。《太阳诗社》点燃了我对诗歌的热爱，有

老师的指导，还有一个诗歌群体，那时候就开始写诗歌。大概20岁时，我写了一首关于沱江的诗歌，发表在《沱江文学》上，那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。

羊城晚报：当时是什么感受？希望通过写出名吗？

王瑛：能找到一个地方安放自己的文字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。我从没想过出名

这件事，觉得太遥远了，只是希望生活能更丰富一些，能过得跟别人不一样。

我出生在四川一个偏远的山村，村里没什么书可读。后来我离开了村子，有些女孩嫁了，我心里想，我要跟她们不一样，我有自己的目标。那时候我还写新闻报道，投稿到县城的广播站，每条能赚两毛钱。

叁 开心或不开心的都想记录下来

羊城晚报：您幼教退休之后去做清洁工，找这第二份工作是出于生活的需要，还是出于写作体验的需要？

王瑛：其实我退休的时候，还在写关于老家那个村庄的故事。这个村庄对我来说意义非凡，它给了我十多年的体验，我一直想把它写出来，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去表达。

退休后生活的压力还在，孩子还有房贷和车贷要还，没办法完全停下来，所以我去应聘做清洁工。看到那些漂亮的楼盘设计，还有接触到的保洁工、服务员和其他年轻人，都让我感觉

很新奇，也让我重新找回了活力。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，感触很深，就想着把这些人和事都写出来。

羊城晚报：清洁工这份工作难不难？

王瑛：说实话，一开始挺难的。工作第一天回家后，当晚就想辞职了。因为这份工作要求很多，比如搞卫生时，抹布还要分得很细，擦玻璃的、擦瓷砖台面的、擦木板地的，甚至擦书架的抹布都要分干湿两种，一条条框框太多，让我觉得有些吃力。

羊城晚报：幼教老师到清洁工，心里会不会有很大的落差？

王瑛：还好，对我来说，教学

和清洁工只是分工不同而已，我并没有觉得这份工作不好或者低贱。

羊城晚报：书里写了很多工作的细节，您是怎么把它记下来的？

王瑛：手写、录音都用上了。工作时，清洁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，楼盘的每一棵树、每一朵花都在生长。这种生命力、活力会打动我，想都写下来。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，我都会想记录下来。可能这就是文字的魅力所在吧。

羊城晚报：当时那些同事知道您在写吗？

王瑛：他们不知道我在写

肆 还有三本书要写

羊城晚报：您是怎么看待“新大众文艺”“素人写作”这些标签的？

王瑛：我认为文学是无界的，每个人都有资格也有权利去写作，只要他有这份感情和热爱，只要他关注生活、生命，都可以写。至于能不能写好，那就取决于你的阅读积累和写作能力了。

羊城晚报：跟科班出身的作家相比，写作时心里会感到自卑吗？

王瑛：自卑倒不会，但是确实有自己的局限性，尤其是遣词造句，有时候我想表达一个很深刻体会，但总找不到精确的语言，表达不出内心的感受。后来我发现，这不仅是语言的问题，更多是经验的问题。当你只靠想象写作的时候，没有真正深入生活，没有亲身体验过，是写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的。

羊城晚报：接下来是继续打工还是以写作为主？

王瑛：前段时间我还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去那所幼儿园找份工作。他们可能不太需要老师了，因为年龄限制，不过他们缺保育员。但是我手上还有三本书要写：一书是关于我家族亲人经历的生活故事，二是关于酒店经

历的经历，第三是关于卢屋村的生活。所以，我现在还在纠结要不要继续打工。

羊城晚报：您之前说过，您觉得自己是背负了一种文学使命的，怎么理解这个“使命”？

王瑛：写作是接触文字的，文字是神圣的、庄严的。让我们的文字去表现有价值的东西，才真正有意义。所以写作是有使命的。

羊城晚报：我发现你记录生活的时候特别坦诚，不会刻意过滤掉“脏乱差”的部分？

王瑛：每个人都在面对生活，如果我们能够真实地去生活，就会轻松很多。我觉得伪装是很辛苦的。写的时候我既没有隐瞒，也没有修饰，就是把那些真实的东西写出来。我想，真会有力吧。

伍 不知不觉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“2万”的焦虑

美丽的法式建筑，各式花灯摇曳，久远岁月的刻痕，透过明暗的灯束，拥住那些错落摆放的小件，南方之南的绿植大叶片，分割着角落里的空间，菜式清淡，摆盘精美，刀叉起落，那就是昔日“西贡”的典雅吗？异乡人的第一眼，影影绰绰，跟真实之间，隔着美丽的想象。

晚上的余暇，同伴测试了各路手机导航，胡志明市越中心地带，建筑越古老，街上的摩托车群如一阵阵惊涛拍岸，人行道并不宽，时常得下到马路上，但马路牙子往往有个较大斜坡，需要跨一大步才能下来，因此走出了崎岖山路的感觉。

试过了ATM机取小票面，未果；接着去找便利店，席卷了人家收银机里的零钱，不够；接着再去下一家超市，热乎乎的空气中，攥着当地的啤酒和果干踏上归途，一数，银子还是不够碎啊，明天的有了，后天的焦慮依旧……

美丽的法式建筑，各式花灯摇曳，久远岁月的刻痕，透过明暗的灯束，拥住那些错落摆放的小件，南方之南的绿植大叶片，分割着角落里的空间，菜式清淡，摆盘精美，刀叉起落，那就是昔日“西贡”的典雅吗？异乡人的第一眼，影影绰绰，跟真实之间，隔着美丽的想象。

晚上的余暇，同伴测试了各路手机导航，胡志明市越中心地带，建筑越古老，街上的摩托车群如一阵阵惊涛拍岸，人行道并不宽，时常得下到马路上，但马路牙子往往有个较大斜坡，需要跨一大步才能下来，因此走出了崎岖山路的感觉。

试过了ATM机取小票面，未果；接着去找便利店，席卷了人家收银机里的零钱，不够；接着再去下一家超市，热乎乎的空气中，攥着当地的啤酒和果干踏上归途，一数，银子还是不够碎啊，明天的有了，后天的焦慮依旧……

到灯塔去·新大众文艺

【梅川随感】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

爱茶爱咖啡的周瘦鹃

6月18日，我到苏州参加

20世纪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编辑家、国画家周瘦鹃诞辰130周年纪念会，获赠刚由苏州古吴轩出版社推出的《周瘦鹃诗词集》(王稼句、何文斌编)。不禁想到周瘦鹃这样由江南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一代文人，对饮茶品茶一定是非常想的。

张炳鑫口述、谢海洲整理的《“同仁堂”乐家老铺》一文记述，“同仁堂”创办人乐尊，原本姓岳，祖上浙江绍兴人。他于明末来京，靠走街串巷卖药材为生，每次来时都住大栅栏一家客栈。这家客栈主人姓乐，山西人。岳氏药商与乐家老夫妇相交20年，互相信任。某一年，乐家夫妇要回山西探亲，就将店铺委托岳氏照料，却不料这夫妇二

人一去不返，杳无音讯。岳氏就继承了这一客栈，并取名“同仁堂”。自己也改姓乐。这就有了逐步发展形成“同仁堂”，这一年是1669年。

杨昌奎《“全聚德”烤鸭店的百年沧桑》，则追溯了自己祖父杨寿山少年来京谋生的经历。说他先是在门前摆了一个专卖鸡鸭的摊点，几年辛苦下来，就有了一点积蓄。恰在此时，肉市胡同的一家由山西人经营的杂货铺因生意不佳欲转卖。杨氏便倒了过来，开设了一个挂炉铺。

山西人的杂货铺原号叫“德聚全”，杨氏直接颠倒过来，改名“全聚德”。这一年是1864年。谁承想一路走来，“全聚德”成了名满天下的著名商号。

联想到鲁迅当年闲逛琉璃厂，打交道的商铺不乏山西商人所开，感觉百年前的北京城晋商实在不少，又感觉似乎规模都不大，发展的愿望也都不强烈，常常“见好就收”，未能坚持。他人接手之后却意外火

火，成为巨商。

我的印象中，晋商研究多聚焦于山西本土历史以及“走西口”的沧桑经历，而晋商在京津等地的状况，实在值得深入挖掘研究。

【夕花朝拾】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当年中山市的旅游热

华侨和港澳同胞有50多万人，分布

在世界65个国家和地区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忘故土，都想回来看看。于是，中山市委、市政府从1979年底开始引进外

资，加速旅游事业的发展。四年

间，已建设接待外宾的宾馆11

座，有房间756个，1500张床位，

有17间餐厅、酒家和11间商

场。何贤和霍英东等爱国人士

投资4000万港元营建的中山温泉

宾馆，以及与日本和香港商人合

作投资